

譚其驤 著

葛劍雄 孟剛 選編

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





1930 年夏，譚其驥先生上海暨南大學畢業照



1935年11月，譚其驥先生在廣州中山公園



約 1957 年，譚其驥先生和同事商討編繪歷史地圖



1984年4月，譚其驥先生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

天才來自勤奮
讀書貴能得間

八の屆歴史系卒業同學
惠存

甲子冬至譚其驥



譚其驥先生為復旦大學 1984 屆歷史系畢業生題詞

目 錄

導言：為甚麼要學習歷史地理學	葛劍雄	001
第一講 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		009
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		011
二、理由與標準		012
第二講 中國歷代政區制度演變概述		029
一、兩千多年來政區的演變		031
二、演變的規律		035
三、近今的巨變		038
四、幾個應予注意的問題		038
第三講 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		043
一、七大首都述略		045
二、首都變遷的原因		057
三、為何提七大古都？		063

第四講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 ·····	067
	一、上篇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069
	二、下篇 人口、政區、文化探討舉例·····	075
第五講	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 ·····	093
	一、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	097
	二、中國文化的地區差異·····	101
	三、中國文化的共同性·····	110
第六講	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及其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	113
	一、古地圖碎片的拼接復原·····	115
	二、繪製水準·····	116
	三、詳確程度·····	120
	四、這幅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127
第七講	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 ·····	145
	一、漢以前黃河下游改過幾次道？·····	147
	二、兩條見於先秦文獻的黃河下游河道·····	152
	三、《漢書·地理志》中的河水下游河道形成於甚麼時候？·····	168
	四、春秋戰國時代的黃河下游·····	176
	五、結論十二點·····	184
第八講	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 ·····	189
	一、歷史上黃河水災的階段性特點·····	191
	二、黃河下游決溢改道的根本因素·····	195
	三、戰國以前：畜牧為主的生產方式·····	198
	四、秦與西漢：漢族移民及農業開墾·····	200
	五、東漢：漢族人口的急劇衰退和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長·····	206

六、東漢末年：變農為牧的成熟階段	209
七、北魏至隋：農耕區域逐漸向北擴展	212
八、唐：安史之亂前后土地利用的變化	214
九、結論及對未來的瞻望	218
第九講 雲夢與雲夢澤	221
一、「雲夢」不一定指雲夢澤	223
二、雲夢澤在甚麼地方	229
三、雲夢澤的變遷	235
第十講 上海的建鎮、得名年代和海陸變遷	245
一、建鎮年代	247
二、得名年代	251
三、海陸變遷	253
附錄 歷代疆域政區概述	267
秦時期	269
西漢時期	272
東漢時期	279
三國時期	285
西晉時期	287
東晉十六國時期	289
宋、魏時期	292
齊、魏時期	293
梁、東魏、西魏時期	295
陳、齊、周時期	295
隋時期	296

唐時期（一）	298
唐時期（二）	299
唐時期（三）	309
五代十國時期	315
遼、北宋時期	319
金、南宋時期（一）	323
金、南宋時期（二）	325
元時期（一）	327
元時期（二）	329
明時期（一）	331
明時期（二）	333
清時期（一）	335
清時期（二）	342

編後記	346
-----	-----

導言：為甚麼要學習歷史地理學^①

葛劍雄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地理現象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基本是一致的，包括歷史自然地理（如地貌、地形、水文、氣候、植被、土壤、動物等）和歷史人文地理（如經濟開發、產業分佈、城市、聚落、交通、人口、疆域、政區、文化、風俗、語言、宗教等）這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地理課所要講的也是中國地理，不過是歷史上的中國地理，也就是過去幾千年間中國範圍內的地理狀況。

就拿與我們中華民族關係很密切的黃河來說吧，我們要了解不同時期的黃河的河道和出海口在哪裏，黃河的泥沙比現在多還是比現在少，黃河歷史上是不是多災，有哪些災害及其發生的原因，黃河流域的氣候和現在是不是相同，氣溫的高低、降水量的大小、植被分佈怎樣，是森林、草原還是耕地，地形有過甚麼變化，等等。這些都是歷史自然地理要回答的問題。

① 本文是在譚其驤指導下，由葛劍雄撰寫，並經譚其驤審閱，作為中央電大語文類專業1982級選修課「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講稿，由葛劍雄授課。收入王力等著，董琨、吳鴻清彙編《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4年），原名《談談歷史地理學》，收入本書時略有修改。

又比如要了解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的疆域，漢朝、唐朝的版圖有多大，匈奴、吐蕃的活動範圍在哪裏；歷代的行政區劃有過甚麼變化，今天的某地以前屬於甚麼地區，歷史上的某地在今天的甚麼地區；哪些地區經濟發達，原因何在；某種產業分佈在哪裏，歷代有甚麼變化；某一時期有哪些城市和聚落，它們的規模、位置、內部的佈局如何；城市之間、地區之間的交通路線和形式；人口的分佈狀況和前後變化，人口是怎樣遷移的；各地有甚麼特殊的風俗習慣；某種方言分佈在哪些地區；某種宗教主要在哪些地區傳播；等等。這些都是歷史人文地理所要回答的問題。

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學點歷史地理的知識呢？這個問題是需要說明一下的。的確，歷史地理是屬於地理學的，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目前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學習和研究歷史地理，但是掌握一點中國歷史地理的基本知識，還是很有益處的。

第一，這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偉大國家的締造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通過疆域的變化看到我們的祖先如何經過政治隸屬上一次次地結合，互相吸引，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後終於凝聚在一個疆界確定、領土完整的國家實體之內。

根據考古發掘，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在我國的分佈很廣，遍及包括臺灣在內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夏文化的研究雖然還沒取得完全一致的結論，但無論是從考古發掘還是從文獻記載都可以證明，商王朝已經擁有相當大的版圖，包含了不同的民族。也就是說，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在中國的歷史範圍之內已經建立幅員很大的國家。到2200多年以前的秦朝就已經形成了包括今天大半個中國範圍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以後經過漢、隋、唐、宋、元、明歷代的開拓和發展，到清朝中期，也就是十九世紀初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前，已經形成了擁有10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多民族的偉大國家。而在帝國主義的宰割和掠奪之下，中國喪失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我們還可以看到，偉大的祖國的形成是漢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奮鬥的結果。無論是中原地區的經濟開發，還是邊疆地區的開拓鞏固，都是各族人民長期辛勤勞動、團結互助、一致反抗外來侵略所取得的。今天的漢族在歷史上已經融合了大量少數民族，如戎、狄、匈奴、鮮卑、羌、越、「西南夷」、「南蠻」、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而在邊疆地區的開發中，少數民族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如契丹、女真和滿族對東北地區，吐蕃對青藏地區，維吾爾、契丹、蒙古族對新疆地區，匈奴、鮮卑、蒙古族對北部邊疆，高山族對十七世紀以前的臺灣，都作出過特殊的貢獻。同樣，漢族人民也參加了邊疆地區的開拓，一部分漢人也早已融合在少數民族之中。了解了這些情況，必將進一步激發起我們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各族人民的感情，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振興中華的堅定信心。

第二，這有助於我們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更深刻地理解我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一般說來，地理條件對於人類社會發展來說，只是起着加速或延緩的作用，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在古代生產力低下、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的能力很差的情況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比現在要大得多。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地理條件還可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原因，掌握其發展規律，對中國歷史地理條件的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對歷史地理條件的了解，並非現代的地理知識所能夠代替的，因為地理環境的變化，儘管不如人類社會那樣迅速劇烈，但也不是固定的、停滯的。且不說人文地理條件，就是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在某些地區、某些時期也是相當巨大的，並且直接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例如：歷史上的黃河曾經多次改道，有時在天津市入海，有時在今河北省或山東省入海，還有時在今江蘇省北部入海。華北平原上曾經有很多湖泊，在《水經注》中還記載了不少，但以後基本上都消失了。現在的鄱陽湖在東漢時還是一片廣闊的平原，當時的鄴陽縣治就設在現在的

湖中間，以後才逐漸淪為大湖。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部在我國歷史上曾經是發達的地區之一，擁有發達的農業，人口也比較稠密，著名的絲綢之路從這裏通過。但四世紀以後，這裏的城市逐漸被迫廢棄，現在早已是無垠的沙漠了。今天繁華的上海市區，在漢代時大多還是汪洋大海，在這以後才逐漸形成陸地。這些變化的過程最多不過一兩千年，有的只有幾百年、幾十年，甚至更短。這些變化有的是受到了人類活動的影響，但也有的即便在今天的生產力條件下也無法抗拒。它們對歷史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對某一局部地區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在學習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古代哲學、經濟史、文化史、科技史中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如中國封建社會為甚麼長期延續，漢族為甚麼成為我國的主體民族，單一的農業經濟、小農經濟是怎樣形成的，經濟重心為甚麼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中國古代文明和哲學觀念形成的原因，等等，雖然不能都歸結於地理環境，但都可以從歷史地理因素中找到一部分答案。

第三，可以增加一些必要的常識，便於理解學習中和現實中遇到的有關問題。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由於歷史地理涉及的範圍很廣，而且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是互相關聯的，所以我們經常會遇到需要用歷史地理的知識來解答的問題。

最常見的例子是，我們在古典文學或現實生活中都會見到很多歷史地名，它們的確切地點在哪裏？當然不是學一點歷史地理知識就都能回答了，但是學習了，至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錯誤。例如《水滸傳》中講梁中書當北京留守，《說岳全傳》中講趙構在南京登位，如果有人以為這就是今天的北京和南京，那就要鬧大笑話了。因為現在的北京在北宋時一直在遼朝的控制之下，而現在的南京當時稱為江寧府。如果我們注意了古今地名的不同，翻一下有關的工具書，就可以知道北宋的北京是指當時的大名府，即今天河北省大名縣，而南京則是宋州（即應天府，又稱宋城），即現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如果我們有興趣的

話，還可以查到歷史上被稱為北京的地方至少有西晉時的洛陽，南朝劉宋時的京口，十六國時的統萬城（今陝西靖邊縣北），北魏時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唐及五代唐、晉、漢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金的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明初的開封府以及明清的北京，加上大名府有十個之多。

又如：郭沫若在現代文學、史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名字是大家都熟悉的，那麼他為甚麼自名為「沫若」呢？原來沫、若是兩條河流的名稱，早在西漢司馬相如的文章中就已提到了。沫水就是今天的大渡河，若水就是今天的雅礱江以及與雅礱江合流後的一段金沙江。郭沫若是四川樂山人，樂山就在沫水之濱，離若水也不遠，這大概就是取名原因吧。

長城和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兩項傑作，早已聞名世界，但是不少人，包括有些書中對長城和大運河的介紹都沒有弄清最基本的事實。有的人站在八達嶺上讚歎 2000 多年前建築工程的偉大，其實這一段長城根本與秦長城無關，這是明朝築的，秦始皇修築的長城遠在八達嶺以北 100 多公里。同樣，有的人說今天的京杭運河開鑿於 1400 多年前的隋朝，這也是錯誤的。因為隋煬帝在六世紀初開的是從洛陽到涿郡（今北京）和洛陽到餘杭（今浙江杭州）的兩條運河，而北京與杭州之間運河的貫通是到 1293 年的元朝才完成的。因此，我們只能說京杭大運河中某些段有 1000 多年或 2000 多年的歷史，而就整條大運河而言，它的歷史是近 700 年。

我們還可以舉個例子。譚其驥教授曾經對黃河的變遷作過深入的研究，他發現黃河在西漢時經常氾濫成災，但從東漢以後卻有過近千年的安流時期。其原因在於中游變農為牧或者農牧俱廢，受到破壞的天然植被得以恢復，發揮了保持水土的作用，因此流入黃河的泥沙大大減少，河床不致淤積，河水也就不再決溢氾濫。了解了這一歷史經驗，我們一定能更深刻地理解黨中央提出的在西北地區保護森林、植

樹種草、農牧並舉的方針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總之，增加一些歷史地理的常識，對大家是很有益的。

那麼，中國歷史地理學所研究的中國地域範圍是怎樣的呢？中國歷史地理要研究和闡述的地域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今天的中國，它所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中國。具體地說，我們是以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版圖，就是從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即東北到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蔥嶺和帕米爾高原，其他方面大致與今國界相同。曾經在這個範圍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曾經在這個範圍內建立過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

確定這樣的標準的依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中國的歷史是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所以，歷史上漢族建立的政權，如漢朝、唐朝、宋朝、明朝固然是屬於中國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如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政權，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党項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滿族人建立的清朝同樣也是屬於中國的。即使這些政權之間曾經是互相對立的，即使某些民族、某些政權曾經在一段時期內不歸中央王朝的管轄，但這些民族以後都逐漸融合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了，他們活動的這些地區當然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那種認為只有漢族政權管轄的地區或者只有中原王朝統治到的範圍才能代表中國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

二、「中國」這個概念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逐步擴大的。春秋時所謂中國，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此外就不算中國了，以後逐步擴大到了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範圍。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國、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就已經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同樣，宋、遼、金三個政權，到元朝也都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這是後人客觀地承認了的歷史事實，糾正了當時

人們的民族偏見的認識。所以我們今天講歷史上的中國，當然應該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而不能用春秋時人的或者用唐朝人、宋朝人的眼光來劃分中國和非中國。

三、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疆域是幾千年來歷史的發展所自然形成的，是這一範圍內的各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包括一次次的統一和分裂而最終結合成的。這些地區在歷史上先後都曾經隸屬於同一個政權，或者曾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繫。所以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不是單純依靠清朝軍事上的勝利所能取得的。相反，在清朝打敗準噶爾部統一新疆以後，中亞的一些國家曾要求加入清朝，但卻被清朝拒絕了。如果真的要進行軍事擴張，那不是最好的機會嗎？但清朝並沒有再向外進軍。而在這以後，中國被帝國主義掠奪走了東北、西北的大片領土，我們當然不能把這種結果用來代表歷史上的中國，當然不能認為被帝國主義佔去的領土就不是歷史上的中國的一部分。

還應該說明一點，就是這樣的劃分也並不是絕對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這個範圍之外的某些地區曾經隸屬於中國政權，例如朝鮮半島的北部、今天越南的北部，所以在這些階段的中國的範圍就應該根據歷史事實，而不能只根據清朝的版圖，不能因為這些地區以後成為獨立的國家了就否定歷史事實。歷史上有些政權的範圍一部分在清版圖之內，一部分在清版圖之外。對這種情況我們覺得主要看它的政治中心在哪裏。如果政治中心在中國之內的，還是應該作為中國政權的，它的轄境也都屬於中國，反之就不作為中國政權和屬於中國的範圍。

歷史上疆域的變化是很複雜的，這裏講的只是我們劃分歷史上中國範圍的基本原則。具體每個時期的疆域範圍不可能一一細講，我們可以參看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本書附錄《歷代疆域政區概述》中亦有介紹。

第一講

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

本講原為作者在 1981 年 5 月下旬召開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的講話，修改後刊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1 期，後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 年）。本次選編略有刪節。

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開始於 1955 年春。開始只要求把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予以「重編改繪」，圖幅的範圍準備一仍楊圖之舊，那時還沒有接觸到歷史上中國的範圍這個問題。楊圖各時代都只畫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圖，除《前漢》一冊附有一幅西域圖外，其餘各冊連王朝的羈縻地區都不畫，更不要說與中原王朝同時並立的各邊區民族政權的疆域了。所以楊守敬所謂《歷代輿地圖》，起春秋訖明代，基本上都只畫清代所謂內地 18 省範圍以內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等邊區。編繪工作開始沒多久，我們就感覺到以楊圖範圍為我們的地圖的範圍這種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國的歷史學者，不能再學楊守敬的樣兒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我們需要畫出全中國即整個中國歷史的地圖來，不應只畫秦、漢、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隨後我們就作出決定：圖名改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範圍要包括各個歷史時期的全中國。怎樣確定各個時期的全中國範圍，從此便成為我們不得不反覆慎重考慮的一個首要問題。

我們是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範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國的政權了。

二、理由與標準

為甚麼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們的理由是這樣：

(一) 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

首先，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不是這個範圍？不是的。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們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們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所以我們要拿這個範圍作為中國。

這還要從「中國」兩個字的意義講起。「中國」這兩個字的含義，本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且不提《詩經》等古籍中的「中國」是甚麼意思，簡單說起來，拿「中國」兩個字表示我們國家的主權所達到的範圍，這個觀念是鴉片戰爭之後才形成的。在這以前的「中國」二字，在各種場合有各種樣子的用法。遠的我們不講，鴉片戰爭以後的初期，這個觀念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舉一個例子，魏源寫《聖武記》所用的「中國」，有時候是符合現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講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國，俄國算外國；講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國，印度算外國。但有的時候，他還採用一種老觀念，把 18 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對立起來，只把 18 省叫中國。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於因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貴州、廣西少數民族地區，他作筆記就把貴州、廣西這一帶的少數民族地區不看作中國，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內地看作中國。「中國」兩個字，按照現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鴉片戰爭以後的初期還沒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時候才形成。講到「中國」就是表示我們國家的主權所達到的範圍，這是鴉片戰爭後經過了幾十年才逐漸形成的。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我們是現代人，我們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這不是說我們學習了馬列主義才這樣的，而是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後一時期就不能拿前一個時期的「中國」為中國。舉幾個例子：春秋時候，黃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諸侯國，他們自認為是中國，他們把秦、楚、吳、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國。這就是春秋時期的所謂「中國」。但是這個概念到秦漢時候就推翻了，秦漢時候人所謂「中國」，就不再是這樣，他們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後一個時期推翻了前一個時期的看法。到了晉室南渡，東晉人把十六國看作夷狄，看成外國。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罵成索虜，北朝把南朝罵成島夷，雙方都以中國自居。這都是事實。但唐朝人已經不是這樣了，唐朝人把他們看成南北朝，李延壽修南北史，一視同仁，雙方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樣，宋朝也把遼、金、夏都看成是外國，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經不這樣了，已經把遼、金、夏跟宋朝一樣看成「中國」。元朝人已經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難道我們還要做宋朝人？所以我們說現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後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採用前一代人的概念，這是由來已久，自古而然的，沒有甚麼奇怪。我們現在當然不應該再以東晉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總而言之，我們是現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中國。

（二）不能拿今天中國的範圍來限定歷史上中國的範圍

第二個問題。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了，而是這

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宰割了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了。

為甚麼說清朝的版圖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說清帝國擴張侵略的結果？因為歷史事實的確是這樣，清朝的版圖的確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我們跟沙俄不同，沙俄在十六世紀以前，和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中亞細亞沒有甚麼關係，十六世紀以後向東侵略、擴張，才形成現在這麼大的版圖。但是清朝以前，我們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關係長期以來就很親密了，不但經濟、文化方面很密切，並且在政治上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東北地區在唐朝時候已經建立了若干羈縻都督府、羈縻州。到遼、金時代版圖已東至日本海，北至外興安嶺，經過元朝直到明朝的奴爾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漢時跟漢朝打得很熱鬧，最後匈奴還是投降了漢朝，甚而至於到東漢初年遷入居漢朝的版圖之內。唐朝，從唐太宗滅了突厥頡利可汗、滅了薛延陀、滅了車鼻可汗之後，一度統治整個蒙古高原，遠達西伯利亞南部，幾十年之後突厥才復國。元朝的時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嶺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漢設西域都護府，唐設安西、北庭都護府，元曾經置阿力麻里、別失八里行中書省、宣慰司，等等。雖然一般都不是連續的，但斷斷續續好幾次，都跟中原地區在政治上屬於一個政權。至於經濟、文化關係，那就更緊密。

這個長期的經濟、文化、政治的關係，逐漸發展下來，越來越密切。隨着歷史的發展，邊區各族和中原漢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光是經濟文化的交流關係不夠了，光是每一個邊區和中原的合併也不夠了，到了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

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清朝之所以能夠在這麼大的範圍之內完成統一，這絕不是單純的由於那時的清朝在軍事上很強，在軍事上取得一系列的勝利所能夠做到的。單純的、一時軍事上的勝利和軍事征服要是沒有社會、經濟基礎來維持的話，統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統一之後，鞏固下來了，穩定下來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遭遇帝國主義從東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給他們侵佔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還是維持下來了。這是為甚麼？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邊區，邊區更需要中原，需要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對中原人民有利，對邊區人民更有利。

我們知道，清朝的統一，實際上是先統一了滿族的地區，即廣義的滿洲；再統一漢族的地區，即明朝的故土；再統一蒙族地區和蒙族所統治的維藏等族地區。主要是滿、蒙、漢三區的統一。漢族地區指原來的明朝的地方，除漢族外也包括許多南方的少數民族。蒙族地區在內外蒙古之外，還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維吾爾地區。這些地區本來都在厄魯特蒙古統治之下，都在準噶爾統治之下。當時的準噶爾疆域，不僅是天山北路的準噶爾本部，還包括南路的維吾爾地區，青海、西藏、套西厄魯特，都是在準噶爾統治之下。噶爾丹還進一步侵佔了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只有內蒙古在清朝入關之前早已納入清朝版圖。後來準噶爾又進一步要從外蒙古入侵內蒙古。這就爆發了清朝和準噶爾之間的戰爭。雙方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70 年的鬥爭，清朝終於取得了勝利，不僅把準噶爾本部收入版圖，還把原來在準噶爾統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納入了版圖。所以清朝統一基本上就是統一滿、漢、蒙三區。蒙區實際上包括維吾爾地區及藏區。

這三區統一完成之時是在乾隆中葉，即十八世紀五十年代。而由滿、蒙、漢三族人民組成這個王朝，實際上還遠在清朝入關以前。1636 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把國號大金改為大清，臣下所進呈的勸進表

就是由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成的，充分表明這個王朝是由滿、蒙、漢三種人組成的。據我來看，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因為到了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時，漢、滿、蒙等中國各民族已經迫切需要統一。這一點，我們從明朝與女真部族即後來的後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中原的明朝和東北的滿洲、北方的蒙古，時而打仗，兵戎相見；時而通過和談規定明朝歲贈女真、蒙古多少物資，並進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無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參、貂皮來換中原地區的緞布、糧食和農具，蒙古人要拿他們的馬來換中原布帛、粟豆和茶葉。歲贈互市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時，就打進來掠奪。一邊進行掠奪，一邊要挾舉行新的和議，增加歲贈。這說明邊區發展到十六世紀、十七世紀時迫切需要中原地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當然，中原地區也需要邊區的人參、貂皮、馬匹，等等。但是比較起來說，邊區更需要中原的物資。所以說，通過互市，通過戰爭，最後需要統一。因為統一之後，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糧食等物資滿足邊區的需要，就可以平安無事，統一就可以鞏固下來。所以我說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統一的局面並且鞏固下來，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是歷史的發展自然形成的。

有人說，清朝這樣大的版圖完全是向外擴張的結果，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清朝對於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窮兵黷武，就像漢武帝對匈奴用兵不能算窮兵黷武一樣。漢武帝對付朝鮮、東越、南越，可以責備他是侵略，對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對付匈奴，匈奴要打進來。唐太宗對付突厥也不能算窮兵黷武。同樣清朝對付準噶爾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時候，準噶爾氣勢洶洶，佔領了整個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頭指向清帝國統治下的內蒙古，如果不把噶爾丹打敗的話那還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現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魯特入主中原，再來一次改朝換代。要改朝換代可不是容易的。從當時情況看起來清

朝還是比準噶爾進步點，讓清朝統治中原地區比讓準噶爾統治中原還是要有利一點吧。

所以說清朝打敗準噶爾，不能說他是窮兵黷武。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清朝把準噶爾統治的地區一一收入版圖，這是為了徹底打垮準噶爾而必須要採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這些地方。清朝那時候並不是擴張主義者。我們知道，清朝打敗準噶爾之後，阿富汗、浩罕、巴達克山等中亞的一些小國，曾經一度要求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絕了，僅僅把這些國家列為藩屬。以當時清朝的兵勢、兵威所加，要進一步向中亞擴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並沒有這樣做。可見清朝之所以有這樣的版圖，絕不能說他是擴張主義者，這是順應歷史潮流。

所以說清朝在十八世紀時形成的這個版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拿這個版圖來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應該是恰當的。

有人主張拿今天的國土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我們認為那是不恰當、不應該的。要是那樣的話，豈不等於承認沙俄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割去的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方，本來就不是我們的地方嗎？事實上在清朝以前，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已有幾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統治之下的。

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現在屬於蒙古國。這個國家是不是歷史自然發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兩次蒙古獨立，都是後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沒有第三者插手的話，它不會脫離中國。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是蒙古地區不論漠南漠北都應該和中原地區聯繫在一起的。到了二十世紀，到了1911年、1921年，由於第三者的插手，結果分裂出去了。這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能說歷史上的中國只包括漠南的內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儘管我們現在是承認蒙古國的。

歷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鮮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

也好，回紇也好，全都是同時分佈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們以今國界為依據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那該怎麼辦？同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的一個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國，漠南的才算中國，這就沒法辦了。但我們要是採用 1840 年以前的清朝版圖為歷史上中國範圍就好辦。出現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歷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不能因為今天在蒙古國之內，就不算歷史上中國的民族。

有一點要補充一下，就 1840 年以前有些跨國界的政權或民族或部族怎麼辦？這個問題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高麗。我們現在是這樣辦的：我們認為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的中朝國界，這是歷史自然形成發展的結果，沒有甚麼帝國主義插手。歷史上的高麗最早全在鴨綠江以北，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是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北的，後來又發展為全在鴨綠江以南。當它在鴨綠江以北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的，這就是始建於西漢末年，到東漢時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等於我們看待匈奴、突厥、南詔、大理、渤海一樣。當它建都鴨綠江北岸今天的集安縣（今吉林集安）境內，疆域跨有鴨綠江兩岸時，我們把它的全境都作為當時中國的疆域處理。但是等到五世紀時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後，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就得把它作為鄰國處理。不僅它的鴨綠江以南的領土，就是它的鴨綠江以北遼水以東的領土，也得作為鄰國的領土。

（三）不需要與中原王朝扯上關係才能算中國

我們處理歷史上的中國的標準就這一條，並沒有第二條。當初我們討論的時候，正如昨天小組會上好幾位同志的意見一樣，有些同志總覺得只有這麼一條不夠，總想找到第二條、第三條，想要加一兩條跟中原王朝的關係，總覺得應該跟中原王朝有一點甚麼關係，如果沒

有關係，怎麼能說是歷史上的中國？甚麼關係呢？最好設過郡縣。但是有的邊區從來沒設過郡縣，那麼羈縻州縣也算郡縣。這也是過去學術界不實事求是之風造成的。那時歷史學界諱言「羈縻州」，「羈縻」兩個字不許提，硬要把「羈縻」都督府、「羈縻」州的「羈縻」兩個字去掉，變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區劃一樣。我們知道，府、州的長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隨時調動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進行統治，向中央繳賦稅，服繇役。但羈縻府、州只是給當地少數民族首領一個都督或刺史的名義，實際上是當地基本上自主的統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襲的。王朝動不了他，他只是歸附而已，你要動他，他就會舉兵叛亂。羈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兩回事。因為正式的找不出來，所以硬要把羈縻府州算正式府州。這在實際上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有些地區連羈縻府州也沒有設置過，這些同志就去找稱臣納貢的關係，只要稱過臣、納過貢，就算是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了。或者是曾經接受過中原王朝封贈的爵位，中原王朝曾經封過這一部族的首領甚麼王，甚麼侯，或者是曾經授予一點甚麼官銜，那就把它說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納入中國的版圖了。搞來搞去無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點關係，好像只有跟中原王朝扯上關係以後才能算中國，否則就不能算中國。這是講不通的。我們知道，朝鮮、越南是歷代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們能把朝鮮、越南算作中國的一部分嗎？不行。它們跟明朝和清朝的關係只是小國與大國的關係、藩屬國和宗主國的關係，它們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顯的是日本有一顆被奉為國寶的印，叫作「漢倭奴國王」印，按照這些同志的說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國給他的這顆印，豈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國的了嗎？可見把有沒有封爵納貢這種關係看作在不在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以內這種說法，是絕對講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點關係才算是中國的

一部分，那麼處理臺灣問題就難了。臺灣在明朝以前，既沒有設過羈縻府州，也沒有設過羈縻衛所，島上的部落首領沒有向大陸王朝進過貢、稱過臣，中原王朝更沒有在臺灣島上設官置守。過去我們歷史學界也受了「左」的影響，把「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句話曲解了。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點沒有錯的，但是你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這是完全違反歷史事實，明以前歷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臺灣。有人要把臺灣納入中國從三國時算起，理由是三國時候孫權曾經派軍隊到過臺灣，但歷史事實是「軍士萬人征夷州（即臺灣），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虜了幾千人回來，「得不償失」。我們根據這條史料，就說臺灣從三國時候起就是大陸王朝的領土，不是笑話嗎？派了一支軍隊去，俘虜了幾千人回來，這塊土地就是孫吳的了？孫吳之後，兩晉、南朝、隋、唐、五代、兩宋都繼承了所有權？有人也感到這樣實在說不過去，於是又提出了所謂臺澎一體論，這也是絕對講不通的。我們知道，南宋時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縣轄境之內，元朝在島上設立了巡檢司，這是大陸王朝在澎湖島上設立政權之始，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張「臺澎一體」論，說是既然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可見元朝已管到了臺灣。這怎麼說得通？在那麼小的澎湖列島上設了巡檢司，就會管到那麼大的臺灣？宋、元、明、清時，一個縣可以設立幾個巡檢司，這等於現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設在澎湖島上的巡檢司，它就能管轄整個臺灣了？有甚麼根據呢？相反，我們有好多證據證明是管不到的。

因此，你假如說一定要與中原王朝發生聯繫才算中國的一部分，那麼明朝以前臺灣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行嗎？不行。臺灣當然是中國的，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為甚麼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因為歷史演變的結果，到了清朝臺灣是清帝國疆域的一部分。所以臺灣島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我們中國的

一個少數民族。對臺灣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在明朝以前，臺灣島是由我們中華民族的成員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後期，才有大陸上的漢人跑到臺灣島的西海岸建立了漢人的政權，這就是顏思齊、鄭芝龍一夥人。後來荷蘭侵略者把漢人政權趕走了，再後來鄭成功又從荷蘭侵略者手裏收復了。但是，我們知道，鄭成功於 1661 年收復臺灣，那時大陸上已經是清朝了，而鄭成功則奉明朝正朔，用永曆年號，清朝還管不到臺灣。一直到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臺灣，臺灣才開始同大陸屬於一個政權，所以一定要說某一地區同中原王朝屬於同一政權，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國的話，那麼，臺灣就只能從 1683 年算起，1683 年前不算中國，這行嗎？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為甚麼是中國的？因為高山族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臺灣自古以來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賓的地方，更不是美國的地方、蘇聯的地方，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地方。但不是屬於中原王朝，是屬於高山族的，到 1683 年以後中原王朝才管到，這樣我們覺得就可以講通了。

一定要找出邊疆地區同中原王朝的關係來，好像同中原王朝沒有關係就不能算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很對不起，還是大漢族主義。這個思想一定要堅決打破。我們自己思想中如果認為一定跟漢族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那就不好辦了。

國外有人說，中國的西界到甘肅為止，新疆從來不是中國的。這個論點大家都知道是胡說。但是，為甚麼是胡說呢？很多人就會這樣講了：因為新疆在漢朝就統治到了，唐朝也統治到了。漢朝設過西域都護府，唐朝設過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但是我們的歷史很長，西漢對西域統治多少時間？也不過 50 年吧。東漢的統治更差。唐朝比較長一點，也不過七世紀到八世紀 100 多年吧。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除了漢唐一二百年統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時代怎麼樣？有些人

只願意談漢唐，不願意談其他時代，因為一想到除漢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確管不到新疆。那怎麼辦呢？好像理虧似的，於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關係。說是雖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權向中原王朝進過貢。朝鮮、越南都不算中國的一部分，為甚麼新疆地區的政權向中原王朝進過貢，就算是中國的一部分呢？這是講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區政權同中原王朝的關係實在是很可憐的，西州回鶻、于闐、黑汗王朝跟宋朝怎麼說得上有甚麼臣屬、隸屬關係？怎麼能說是向宋朝稱臣納貢呢？不過是來往一兩次而已，不用說不在宋朝的版圖內，連藩屬也談不上。到明朝更可憐了，明朝中葉以後，嘉峪關打不開了，嘉峪關之外都是一些與明朝沒有甚麼關係的政權。所以一定要與中原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的一部分的話，那麼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這樣講，不能說一定要與中原王朝有關係才算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在 1840 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這麼一條，沒有其他標準。新疆在宋朝的時候，是西州回鶻、于闐、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時候，在察合台後王封建割據之下，分成好多政權，這是不是就不是中國了？是中國，不過它與中原王朝分裂了。

分裂與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經常出現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說來是擴大一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是在秦漢時期，秦統一時北至秦長城，西邊只到黃河，根本沒有挨上青藏高原。漢朝的統一，西邊到了玉門關，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擴大。隋唐的統一又擴大一步，但是都趕不上清朝的統一。一次一次統一，一次一次的擴大，到清朝的統一，版圖最大。而這個範圍並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結果，而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幾千年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間經濟、政治各方面密切關係所自然形成的。

(四) 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少數民族貢獻很大

不過，我們說，經濟文化的密切關係，還需要政治統一來加以鞏固的。所以講到這點，我們不得不特別強調一下，我們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這一句話並不是泛泛而談的，少數民族對我們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除了經濟文化方面我們暫且不談之外，就是我們形成這麼大的一個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滿族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我們設想一下，在十二世紀我們這個中國分成七八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東北和黃河流域是金，寧夏、甘肅的河西和鄂爾多斯這一帶是西夏，雲南是大理，新疆是西遼，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許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個中國分成七八塊，每一塊中間還不統一。由於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孫三代的經營，才出現了一個大統一的局面，這個大統一的局面多麼珍貴啊！

譬如雲南，雖然漢晉時代是中原王朝統治所及，但是南朝後期就脫離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時候，是中原王朝的羈縻地區，不是直轄地區。這個羈縻局面也不能維持很久，到了八世紀中葉以後，南詔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脫離了唐王朝。南詔之後是大理。總的來說，從六世紀脫離中原王朝，經過了差不多 700 年，到十三世紀才由元朝征服大理，雲南地區又成為中原王朝統治所及。又如新疆地區，從八世紀後期起就脫離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趕出來了，後來吐蕃人也站不住了，回鶻人進入新疆建立了幾個政權。總而言之。經過了 400 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遼，使新疆地區和中原地區又同屬於一個政權。元朝的統治使中國各地區之間長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沒有蒙古的話，怎麼能形成這樣大的統一？這樣分裂局面繼續下去的話，那就不可想像。

同樣，在明朝時候，中國又進入一個分裂時代。明朝對東北遼東邊牆以外，對青藏高原的統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種羈縻關係而已，

真正的統治是談不上的。我們要說老實話，現在把明朝對西藏關係來比之於元朝對西藏的關係，清朝對西藏的關係，這是不行的，是遠遠趕不上的。明朝對東北邊牆以外女真各部的關係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並論。長城以外的韃靼、瓦剌，長期處於敵對狀態。所以明朝的時候中國又分成好幾塊了。沒有清朝起來，這個分裂局面不知又要延續到甚麼時候。明朝對新疆的關係更談不上，根本管不上，連新疆發生甚麼變化都不曉得。要是沒有清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六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就不會出現十八世紀的大統一局面。所以我們說中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我們今天還能夠繼承下來這麼大的一個中國（雖然被帝國主義宰割了一部分，侵佔去了好多地方），包括這麼多的少數民族在內，不能不歸功於清朝。所以我們絕不能把中國只看成漢族的中國。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國，很多少數民族對我們中國歷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沒有元朝，沒有清朝，今天的中國是甚麼樣子？我們怎麼能把中國只看成漢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國不能等同起來，應該分開，整個歷史時期只有清朝等於全中國，清朝以外沒有別的中國政權。清朝以前任何歷史時期，中國都包括兩個以上的政權，我們絕不能說這個政權是中國的，那個政權不是中國的，不能這樣分，要分也分不清。

歷史上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中國政權時，那就得承認事實上當時幾個國家並峙，誰也管不到誰，不能硬說中原王朝管到了邊區民族政權。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說成是唐朝的一部分。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唐和吐蕃敵對戰爭時多，和親通好時少。就是在和親通好時，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漢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紇的關係，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只能認為吐蕃、匈奴、突厥、回紇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但不能說它們是漢唐王朝的一部分。

歷史上的中國政權有時管到了歷史上中國範圍以外的地方，我們也得承認這些地方雖然不在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確在幾個中國

王朝版圖之內。例如，漢晉間曾在朝鮮西北部設置過樂浪、帶方等郡，漢唐間曾在越南北部設置過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這些設郡縣的地方，當然是漢、晉、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鮮、越南雖然不在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但歷史上的樂浪、交趾等郡，則為漢、唐等王朝的領土，那是無可諱言的。以郭老（郭沫若）名義出版的《中國史稿》第一版（後來的版本改動過沒有，我不知道），把漢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關係說成是對外關係，我看是很難講得通的。這三郡明明在漢王朝的統治之下、版圖之內，漢朝其他地區對這三郡的關係只能說是內地或中原對邊區的關係，怎麼能說成是對外關係呢？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我們對內提倡民族團結，對外提倡尊重鄰國，特別是比較弱小的鄰國，這是對的。但不應該，也不需要為了要尊重鄰國，就抹殺或歪曲歷史事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確在漢唐王朝疆域之內，不能因為在今天是越南的國土，便硬說漢唐跟這幾郡的關係是「對外」。五代以後越南脫離中國獨立建國，那我們就該尊重其獨立，不能因為它曾經向宋、元、明、清等朝稱過臣、納過貢，而不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鄰國看待。

在我們的圖上，我們沒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國的傳統說法劃在越南境內。有些同志認為我們在畫秦圖時是在與越南友好的時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畫在越南。我們是把象郡畫在廣西、貴州一帶的。他們說，我們現在要修訂這套圖，應該可以把象郡畫到越南去了。實際把歷史上的郡縣畫在哪兒，這是不能以對某個鄰國友好與不友好來決定的。我們當初沒有把象郡畫到越南去，是根據史料認真地作了分析，覺得還是不把象郡畫到越南去更妥當一些。我們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據。《漢書·地理志》《水經注》都說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們沒有採用這種說法而主張象郡是在廣西、貴州，我們覺得這種主張的根據更堅強一些。因為《漢書·地理志》趕不上《漢書·本紀》可靠，而《漢書·本紀》的材料證明象郡應該在廣西。《水

經注》的材料雖然可貴，但《山海經》的材料比《水經注》更早一點。《山海經》的材料說明象郡應該在貴州。因此，我們是老老实實根據歷史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以後才下結論的。我們絕不能今天與這個國家友好了，就這樣畫，不友好了，就那樣畫。

有的同志說如果我們把歷史邊疆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看成是歷史上的中國，那是不是就沒有民族英雄，就沒有漢奸、賣國賊了。是不是宋遼之間、宋金之間的戰爭都是內戰了？

這顯然也是不對的。

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是應該站在今天中國的立場上的，但講歷史上中國境內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間的鬥爭當然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那麼，當然應該有民族英雄，有賣國賊，岳飛當然是民族英雄，秦檜當然是賣國賊，這怎麼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應該忠於自己的祖國，怎麼可以說把宋朝出賣給金朝而不是賣國賊？宋朝方面有漢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當然也會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顏阿骨打起兵抗遼，就應該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岳飛還是應該頌揚的，秦檜還是應該譴責的。不過今天漢人與滿人都已經是一家人了，寫歷史的時候雖然應該按歷史事實寫，但在今天已沒有必要把這段歷史大事宣揚，不需要宣揚並不等於否定，不等於否定民族英雄。我們要宣揚愛國主義的話，應該多宣揚近一百幾十年來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鬥爭中間的民族英雄，豈不是更好嗎？何必過分宣揚歷史上的？同樣，我們肯定元朝、清朝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但是不等於說要否定文天祥、陸秀夫，不承認他們是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也不等於說洪承疇、吳三桂不是賣國賊，因為歷史是發展的，我們不能拿後來的關係看當時的關係。假如認為後來已成為一家，當時何必抵抗呢？那麼從秦漢以後秦、楚也都是家，在屈原的時代，豈不是他也無需站在楚國的立場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說後來已成為一家，當時就可以不抵

抗的話，那麼將來世界總有一天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國家總是要消滅的，那麼將來講起歷史來豈不就得認為歷史時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無聊的？要這樣講起來，那我們的抗日戰爭豈不也是多餘的？

所以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全國各個民族是在一個大家庭裏，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外來的侵略，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而奮鬥。今天我們寫中國史，當然應該把各族人民的歷史都當成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因為這個中國是我們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漢族一家的中國。我們今天的命運是相同的，興旺就是大家的興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鬥爭。